



# 名家名作宝库

# 中国近代

第三十七辑

ZHONGGUO JINDAI  
MINGJIA MINGZUO BAOKU

三侠五义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第三十七辑

# 三侠五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##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

且说白玉堂见汤生主仆已经出庙去了，对那大汉执手，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大汉道：“请了。请问尊兄贵姓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不敢，小弟姓白名玉堂。”大汉道：“喂哟！莫非是大闹东京的锦毛鼠白五弟么？”玉堂道：“小弟绰号锦毛鼠，不知兄台尊姓？”大汉道：“劣兄复姓欧阳名春。”白玉堂登时双睛一瞪，看了多时，方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人称北侠号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。请问到此何事？”北侠道：“只因路过此庙，见那小童啼哭，问明，方知他相公不见了。因此我悄悄进来一看，原来五弟在这里窃听，我也听了多时，后来五弟进了屋子，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里，又听五弟发落两个贼尼。劣兄方回身，开了庙门，将小童领进，使他主仆相认。”玉堂听了，暗道：“他也听了多时，我如何不知道呢？再者我原为访他而来，如今既见了，焉肯放过？须要离了此庙，再行拿他不迟。”想罢，答言：“原来如此。此处也不便说话，何不到我下处一叙？”北侠道：“很好，正要领教。”

二人出了板墙院，来到角门。白玉堂暗使促狭，假作逊让，托着北侠的肘后，口内道：“请了。”用力往上一托，以为有能将北侠搯出。谁知犹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再也不动分毫。北侠却未介意，转一回手，也托着玉堂肘后，道：“五弟请。”白玉堂不因不由，就随着手儿出来了，暗暗道：“果然力量不





小。”二人离了慧海妙莲庵。此时雨过天晴，月明如洗，星光朗朗，时有初鼓之半。北侠问道：“五弟到杭州何事？”玉堂道：“特为足下而来。”北侠便住步问道：“为劣兄何事？”白玉堂就将倪太守与马强在大理寺审讯、供出北侠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说：“是我奉旨前来，访拿足下。”北侠听玉堂这样口气，心中好生不乐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白五老爷是钦命了。欧阳春妄自高攀，多多有罪。请问钦命老爷，欧阳春当如何进京？望乞明白指示。”北侠这一问，原是试探白爷懂交情不懂交情。白玉堂若从此拉回来，说些交情话，两下里合而为一，商量商量，也就完事了。不想白玉堂心高气傲，又是奉旨，又是相谕，多大的威风，多大的胆量。本来又仗自己的武艺，他便目中无人，答道：“此乃奉旨之事，既然今日邂逅相逢，只好屈尊足下，随着白某赴京便了，何用多言。”欧阳春微微冷笑，道：“紫髯伯乃堂堂男子，就是这等随你去，未免貶笑于人。尊驾还要三思。”北侠这个话虽是有气，还是耐着性儿，提拔白玉堂的意思。谁知五爷不辨轻重，反倒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大约和你好说，你决不肯随俺前去，必须较量个上下。那时被擒获，休怪俺不留情分了。”北侠听毕，也就按捺不住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正要领教，领教。”

白玉堂急将花氅脱却，摘了儒巾，脱下朱履，仍然光着袜底儿，抢到上首，拉开架式。北侠从容不迫，也不赶步，也不退步，却将四肢略为腾挪，只是招架而已。白五爷抖擞精神，左一拳，右一脚，一步紧如一步。北侠暗道：“我尽力地让他，他尽力逼勒，说不得叫他知道知道。”只见玉堂拉了个回马势，北侠故意地跟了一步。白爷见北侠来得切近，回身劈面就是一掌。北侠将身一侧，只用二指看准肋下轻轻的一点，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气，登时经络闭塞，呼吸不通，手儿扬着落不下来，



腿儿迈着抽不回去，腰儿哈着挺不起身躯，嘴儿张着说不出话语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，眼前金星乱滚，耳内蝉鸣，不由地心中一阵恶心迷乱，实实难受得很。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两手，白玉堂禁不住欧阳春两指。这比的虽是贬玉堂，然而玉堂与北侠的本领究有上下之分。北侠惟恐工夫大了，必要受伤，就在后心陡然击了一掌。白玉堂经此一震，方转过这口气来。北侠道：“怨劣兄莽撞，五弟休要见怪。”白玉堂一语不发，光着袜底，呱呱、呱呱竟自扬长而去。

白玉堂来到寓所，他却不走前门，悄悄越墙而入，来到屋中。白福见此光景，不知为着何事。连忙递过一杯茶来。五爷道：“你去给我烹一碗新茶来。”他将白福支开，把软帘放下，进了里间，暗暗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转东京？悔不听我四哥之言！”说罢，从腰间解下丝绦，登着椅子，就在横楣之上拴了个套儿。刚要脖项一伸，见结的扣儿已开，丝绦落下；复又结好，依然又开。如是者三次。暗道：“哼！这是何故？莫非我白玉堂不当死于此地？”话尚未完，只觉后面一人手拍肩头，道：“五弟，你太想不开了。”只这一句，倒把白爷吓了一跳。忙回身一看，见是北侠，手中托定花氅，却是平平正正，上面放着一双朱履，唯恐泥污了衣服，又是底儿朝上。玉堂见了，羞得面红过耳，又自忖道：“他何时进来，我竟不知不觉。可见此人艺业比我高了。”也不言语，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。

原来北侠算计玉堂少年气傲，回来必行短见，他就在后跟下来了。及至玉堂进了屋子，他却在窗上悄立。后听玉堂将白福支出去烹茶，北侠就进了屋内。见玉堂要行短见，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时，北侠就从椅旁挨入，却在玉堂身后隐住。就是丝绦连开三次，也是北侠解的。连白玉堂久惯飞檐走壁的人，竟





未知觉，于此可见北侠的本领。

当下北侠放下衣服，道：“五弟，你要怎么样？难道为此事就要寻死，岂不要劣兄的命么？如果你要上吊，咱们俩就搭连搭罢。”白玉堂道：“我死我的，与你何干？此话我不明白。”北侠道：“老弟，你可真糊涂了，你想想，你若死了，欧阳春如何对得起你四位兄长？又如何去见南侠与开封府的众朋友？也只好随着你死了罢。岂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么？”玉堂听了，低头不语。北侠急将丝绦拉下，就在玉堂旁边坐下，低低说道：“五弟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过游戏而已，有谁见来？何至于轻生？就是叫劣兄随你去，也该商量商量。你只顾你脸上有了光彩，也不想把劣兄置于何地。五弟，岂不闻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；又道‘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，吾也欲无加诸人’。五弟不愿意的，别人他就愿意么？”玉堂道：“依兄台怎么样呢？”北侠道：“劣兄倒有两全其美的主意。五弟明日何不到莱花村，叫丁氏昆仲出头，算是给咱二人说合的。五弟也不落无能之名，劣兄也免了被获之丑，彼此有益。五弟以为如何？”白玉堂本是聪明豁达之人，听了此言，登时豁然，连忙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承吾兄指教。实是小弟年幼无知，望乞吾兄海涵。”北侠道：“话已言明，劣兄不便久留，也要回去了。”说罢，出了里间，来到堂屋。白五爷道：“仁兄请了，莱花村再见。”北侠点了点头，又悄悄道：“那顶头巾合泥金折扇，俱在衣服内夹着呢。”玉堂也点了点头，刚一转眼，已不见北侠的踪影。五爷暗暗夸奖：“此人本领胜我十倍，我真不如也。”

谁知二人说话之间，白福烹了一杯茶来，听见屋内悄悄有人说话，打帘缝一看，见一人与白五爷悄语低言。白福以为是家主途中遇见的夜行朋友，恐一杯茶难递，只得回身又添一盞。用茶盘托着两杯茶，来到里间，抬头看时，却仍是玉堂一



人。白福端着茶，纳闷道：“这是什么朋友呢？给他端了茶来，他又走了。我这是什么差使呢？”白玉堂已会其意，便道：“将茶放下，取个灯笼来。”白福放下茶托，回身取了灯笼。白玉堂接过，又把衣服朱履夹起，出了屋门，纵身上房，仍从后面出去。

不多时，只听前边打的店门山响。白福迎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店家快开门，我们家主回来了。”小二连忙取了钥匙，开了店门。只见玉堂仍是斯文打扮，摇摇摆摆进来。小二道：“相公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”玉堂道：“因在相好处避雨，又承他待酒，所以来迟。”白福早已上前接过灯笼，引到屋内。茶尚未寒，玉堂喝了一杯，又吃了点饮食，吩咐白福于五鼓备马起身，上松江茱花村去。自己歇息，暗想：“北侠的本领，那一番和蔼气度，实是别人不能的。而且方才说的这个主意，更觉周到，比四哥说的出告示访请又高一筹。那出告示众目所睹，既有‘访请’二字，已经自馁，那如何对人呢？如今欧阳兄出的这个主意，方是万全之策。怨得展大哥与我大哥背地里常说他好，我还不信，谁知果然真好。仔细想来，全是我自作聪明的不是了。”他翻来覆去，如何睡得着。到了五鼓，白福起来，收拾行李马匹，到了柜上，算清了店帐，主仆二人上茱花村而来。话休烦絮。

到了茱花村，先叫白福去回禀，自己乘马随后。离庄门不远，见多少庄丁伴当分为左右，丁氏弟兄在台阶上面立等。玉堂连忙下马，伴当接过。丁大爷已迎接上来。玉堂抢步，口称：“大哥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”兆兰道：“贤弟一向可好？”彼此执手。兆蕙却在那边垂手，恭敬待立，也不执手，口称：“白五老爷到了，恕我等未能远迎虎驾，多多有罪。请老爷到寒舍待茶。”玉堂笑道：“二哥真是好顽，小弟如何担得起。”





连忙也执了手。三人携手来到待客厅上，玉堂先与丁母请了安，然后归座。献茶已毕，丁大爷问了开封府众朋友好，又谢在京师叨扰盛情。丁二爷却道：“今日哪阵香风儿，将护卫老爷吹来，真是蓬荜生辉，柴门有庆。然而老爷此来，还是专专地探望我们来了，还是有别的事呢？”一席话说得玉堂脸红。丁大爷恐玉堂脸上下不来，连忙瞅了二爷一眼，道：“老二，弟兄们许久不见，先不说说正经的，只是说这些做什么？”玉堂道：“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饰。本是小弟理短，无怪二哥恼我。自从去岁被擒，连衣服都穿得是二哥的。后来到京受职，就要告假前来，谁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职衔，再也不准动身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到底是作了官的人，真长了见识了。唯恐我们说，老爷先自说了。我问五弟，你纵然不能来，也该写封信、差个人来，我们听见也喜欢喜欢。为什么连一纸书也没有呢？”玉堂笑道：“这又有一说。小弟原要写信来着。后来因接了大哥之信，说大哥与伯母送妹子上京与展大哥完姻。我想迟不多日，就可见面，又写什么信呢？彼时若真写了信来，管保二哥又说白老五尽闹虚文假套了，左右都是不是。无论二哥怎么怪小弟，小弟唯有伏首认罪而已。”丁二爷听了，暗道：“白老五，他竟长了学问，比先前乖滑多了。且看他目下这宗事怎么说。”回头吩咐摆酒。玉堂也不推辞，也不谦让，就在上面坐了。丁氏昆仲左右相陪。

饮酒中间，问玉堂道：“五弟此次是官差？还是私事呢？”玉堂道：“不瞒二位仁兄，实是官差。然而其中有许多原委，此事非仁兄贤昆玉相助不可。”丁大爷便道：“如何用我二人之处？请道其详。”玉堂便将倪太守、马强一案供出北侠，小弟奉旨特为此事而来，说了一遍。丁二爷问道：“可见过北侠没有？”玉堂道：“见过了。”兆蕙道：“既见过，便好说了。谅北



侠有多大本领，如何是五弟对手。”玉堂道：“二哥差矣！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，谁知事到头来不自由，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绝技。惭愧得很，小弟输与他了。”丁二爷故意诧异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五弟焉能输与他呢！这话愚兄不信。”玉堂便将与北侠比试，直言无隐，俱各说了。“如今求二位兄台将欧阳兄请来，哪怕小弟央求他呢，只要随小弟赴京，便叨爱多多矣。”丁兆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五弟竟不是北侠对手了。”玉堂道：“诚然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你可佩服呢？”玉堂道：“不但佩服，而且感激。就是小弟此来，也是欧阳兄教导的。”丁二爷听了，连声赞扬叫好，道：“好兄弟！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。”便高声叫道：“欧阳兄，你也不必藏着了，请过来相见。”

只见从屏后转出三人来。玉堂一看，前面走的就是北侠，后面一个三旬之人，一个年幼小儿，连忙出座，道：“欧阳兄几时来到？”北侠道：“昨晚方到。”玉堂暗道：“幸亏我实说了，不然这才丢人呢。”又问：“此二位是谁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此位智化，绰号黑妖狐，与劣兄世交通家相好。”（原来智爷之父，与丁总镇是同僚，最相契的）。智爷道：“此是小徒艾虎。过来，见过白五叔。”艾虎上前见礼。玉堂拉了他的手，细看一番，连声夸奖。彼此叙座。北侠坐了首座，其次是智爷、白爷，又其次是丁氏弟兄，下首是艾虎。大家欢饮。玉堂又提请北侠到京，北侠慨然应允。丁大爷、丁二爷又嘱咐白玉堂照应北侠。大家畅谈，彼此以义气相关，真是披肝沥胆，各明心志。唯有小爷艾虎与北侠有父子之情，更觉关切。酒饭已毕，谈到更深，各自安寝。到了天明，北侠与白父一同赴京去了。

未知后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

且说智化、兆兰、兆蕙与小爷艾虎送了北侠、玉堂回来，在厅下闲坐，彼此闷闷不乐。艾虎一旁短叹长吁。只听智化道：“我想此事关系非浅。倪太守乃是为国为民，如今反遭诬害；欧阳兄又是济困扶危，遇了贼叛。似这样的忠臣义士负屈含冤，仔细想来，全是马强叔侄过恶。除非设法先将马朝贤害倒，剩了马强，也就不难除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与其费两番事，何不一网打尽呢？”智化道：“若要一网打尽，说不得却要做一件欺心的事，生生地讹在他叔侄身上，使他赃证俱明，有口难分。所谓‘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’。我虽想定计策，只是题目太大，有些难做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大哥何不说出，大家计较计较呢？”智化道：“当初劣兄上霸王庄者，原为看马强的举动，因他结交襄阳王，常怀不轨之心。如今既为此事闹到这步田地，何不借题发挥，一来与国家除害，二来剪却襄阳王的羽翼。话虽如此，然而其中有四件难事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哪四件？”智化道：“第一，要皇家紧要之物。这也不必推诿，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，要一个有年纪之人，一个或童男或童女随我前去，诬取紧要之物回来。要有胆量，又要有机变，又要受得苦。第三件，我等盗来紧要之物，还得将此物送到马强家，藏在佛楼之内，以为将来的真赃实犯。”丁二爷听了，不由地插言道：“此事小弟却能够。只要有了东西，小弟便能送去。这



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。第四件又是什么呢？”智化道：“唯有第四件最难，必须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；不但出首，还要单上开封府出首去。别的事情俱好说，唯独这第四件是最要紧的，成败全在此一举。此一着若是错了，满盘俱空。这个人竟难得的很呢！”口里说着，眼睛却瞟着艾虎。艾虎道：“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罢。”智化将眼一瞪，道：“你小孩家懂得什么，如何干得这样大事！”艾虎道：“据徒弟想来，此事非徒弟不可。徒弟去了有三益。”丁二爷先前听艾虎要去，以为小孩子不知轻重。此时又见他说出三益，颇有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智大哥不要拦他。”便问艾虎道：“你把三益说给我听听。”艾虎道：“第一，小侄自幼在霸王庄，所有马强之事小侄尽知。而且三年前马朝贤告假回家一次，那时我师父尚未到霸王庄呢。如今盗了紧要东西来，就说三年前马朝贤带来的，于事更觉有益。这是第一益。第二，别人出首，不如小侄出首。什么缘故呢？俗语说的好：‘小孩嘴里讨实话。’小侄要到开封府举发出来，叫别人再想不到这样一宗大事，却是个小孩子作了硬证。此事方是千真万真，的确无疑。这是第二益。第三益却没有什么，一来为小侄的义父，二来也不枉师父教训一场。小侄儿要借着这件事，也出场出场，大小留个名儿，岂不是三益么？”丁大爷、丁二爷听了，拍手大笑，道：“好！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。”

智化道：“二位贤弟且慢夸他。他因不知开封府的利害，他此时只管说。到了身临其境，见了那样的威风，又搭着问事如神的包丞相（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胆量，有多大智略，何况又有御赐铜铡），倘若说不投机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那时岂不耽误了大事？”艾虎听了，不由地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道：“师父忒把弟子看轻了！难道开封府是森罗殿不成？它纵然是森罗





殿，徒弟就是上剑树，登刀山，再也不能改口，是必把忠臣义士搭救出来，又焉肯怕那个御赐的铜铡呢！”兆兰、兆蕙听了，点头咂嘴，啧啧称羨。智化道：“且别说你到开封府。就是此时我问你一句，你如果答应得出来，此事便听你去；如若答应不来，你只好隐姓埋名，从此再别想出头了。”艾虎嘻嘻笑道：“待徒弟跪下，你老就审，看是如何。”说罢，他就直挺挺地跪在当地。

兆兰、兆蕙见他这般光景，又是好笑，又是爱惜。只听智爷道：“你员外家中犯禁之物，可是你太老爷亲身带来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回老爷，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爷告假还乡，亲手将此物交给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，收在佛楼之上，是小人亲眼见的。”智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物在你员外家中三年了。”艾虎道：“是三年多了。”智爷用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“既是三年，你如何今日才来出首？讲！”丁家弟兄听了这一问，登时发怔，暗想道：“这当如何对答呢？”只听艾虎从从容容道：“回老爷，小人今年才十五岁。三年前小人十二岁，毫无知觉，并不知道知情不举的罪名。皆因我们员外犯罪在案，别人向小人说：‘你提防着罢，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来。你就是隐匿不报的罪，要加等的；若出首了，罪还轻些。’因此小人害怕，急急赶来出首在老爷台下。”兆蕙听了，只乐得跳起来，道：“好对答！好对答！贤侄，你起来罢。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。”丁大爷也夸道：“果然对答得好。智大哥，你也可以放心。”智爷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且到临期再写两封信，给他也安置安置，方保无虞。如今算起来，就只第二件事不齐备，贤弟且开出个单儿来。”

丁二爷拿过笔砚，铺纸提笔。智爷念道：“木车子一辆，席簑子两个，旧布被褥大小两份，铁锅勺、黄磁大碗、粗碟家



具俱全，老头儿一名，或幼男幼女俱可——一名，外有随身旧布衣服行头三份。”丁大爷在旁看了，问道：“智大哥，要这些东西何用？”智爷道：“实对二位贤弟说，劣兄要到东京盗取圣上的九龙珍珠冠呢。只因马朝贤他乃四值库的总管，此冠正是他管理。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传之物，轻易动不着的。为什么又要老头儿幼孩儿和这些东西呢？我们要扮作逃荒的模样，到东京安准了所在。劣兄探明白四值库，盗此冠，须连冠并包袱等全行盗来。似此黄澄澄的东西，如何满路上背着走呢？这就用着席篓子了。一边装上此物，上用被褥遮盖，一边叫幼女坐着。人不知不觉，就回来了。故此必要有胆量能受苦的老头儿，和那幼女。二位贤弟想想，这二人可能有么？”丁大爷已经听得呆了。

丁二爷道：“却有个老头儿名叫裴福。他随着先爷在镇时，多亏了他有胆量，又能受苦。只因他为人直性正气，而且当初出过力，到如今给弟等管理家务；如有不周不备，连弟等都要让他三分。此人颇可去得。”智化道：“伺候过老人家的，理应容让他几分。如此说来，这老管家却使得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但有一件，若见了他切不可提出盗冠，须将马强过恶述说一番；然后再说倪太守、欧阳兄被害，他必愤恨。那时再说出此计来，他方没有什么说的，也就乐从了。”智化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即吩咐伴当将裴福叫来。

不多时，见裴福来到，虽则六旬年纪，却是精神百倍。先见了智爷，后又见了大官人，又见二官人。智爷叫伴当在下首预备个座儿，务必叫他坐了。裴福谢坐，便问：“呼唤老奴，有何见谕？”智爷说起马强作恶多端，欺压良善，如何霸占田地，如何抢掠妇女。裴福听了，气得他摩拳擦掌。智爷又说出倪太守私访遭害，欧阳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马强京控，打了罢





误官司，不定性命如何。裴福听到此，便按捺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对丁氏弟兄道：“二位官人终朝行侠尚义，难道侠义竟是嘴里空说的么？似这样的恶贼，何不早早除却！”丁二爷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着急。如今智大爷定了一计，要烦老人家上东京走一遭，不知可肯去否？”裴福道：“老奴也是闲在这里。何况为救忠臣义士，老奴更当效劳了。”智爷道：“必须扮作逃荒的样子，咱二人权作父子，还得要个小女孩儿，咱们父子祖孙三辈儿逃荒。你道如何？”裴福道：“此计虽好。只是大爷受屈，老奴不敢当。”智爷道：“这有什么，逢场作戏罢咧。”裴福道：“这个小女儿却也现成，就是老奴的孙女儿，名叫英祖，今年九岁，极其伶俐，久已磨着老奴要上东京逛了，莫若就带了她去。”智爷道：“很好，就是如此罢。”商议已定，定日起身。丁大爷已按着单子，预备停当，俱各放在船上。待客厅备了饯行酒席，连裴福、英姐不分主仆，同桌而食。吃毕，智爷起身，丁氏弟兄送出庄外，瞧着上了船，方同艾虎回来。

智爷不辞劳苦，由松江奔到镇江，再往江宁，到了安徽，过了长江，到河南境界弃舟登岸，找了个幽僻去处，换了行头。英姐伶俐非常，一教便会，坐在席簏之中。那边簏内装着行李卧具，挨着靶的横小筐内装着家伙，额外又将铁锅扣在席簏旁边，用绳子拴好。裴福跨绊推车，智爷背绳拉纤。一路行来，到了热闹丛中镇店集场，便将小车儿放下。智爷赶着人要钱，口内还说：“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景儿不济，实在的没有营生，你老帮帮吧！”裴福却在车子旁边一蹲，也说道：“众位爷们可怜吧！俺们不是久惯要钱的，那不是行好呢。”英姐在车上也不闲着，故意揉着眼儿，道：“怪饿的，俺两天没吃么儿呢。”口里虽然说着，她却偷着眼儿瞧热闹儿。真正三个人装了个活脱儿。



在路也不敢耽搁。一日，到了东京，白昼间仍然乞讨。到了日落西山，便有地面上官人对裴福道：“老头子，你这车子这里搁不住呀，趁早儿推开。”裴福道：“请问太爷，俺往哪里推呀？”官人道：“我管你呀，你爱往哪里推，就往哪里推。”旁边一人道：“何苦呀，那不是行好呢。叫他推到黄亭上去罢。那里也僻静，也不碍事。”便对裴福道：“老头子你瞧，那不是鼓楼么？过了鼓楼，有个琉璃瓦的黄亭子，那里去好。”裴福谢了。智爷此时还赶着要钱。裴福叫道：“俺的儿呀，你不用跑，咱走罢。”智爷止步，问道：“爹爹呀，咱往哪去？”裴福道：“没有听见那位太爷说呀，咱上黄亭子那行行儿去。”智爷听了，将纤绳背在肩头拉着，往北而来。走不多时，到了鼓楼，果见那边有个黄亭子，便将车子放下。将英姐抱下来，也叫她跑跑，活动活动。

此时天已昏黑，又将被褥拿下来，就在黄亭子台阶上铺下。英姐困了，叫她先睡。智爷与裴福哪里睡得着，一个是心中有事，一个是有了年纪。到了夜静更深，裴福悄悄问道：“大爷，今已来到此地，可有什么主意？”智爷道：“今日且过一夜。明日看个机会，晚间俺就探听一番。”正说着，只听那边当当锣声响亮，原来是巡更的二人。智爷与裴福便不言语。只听巡更的道：“那边是什么？哪里来的小车子？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你忘了，这就是昨日那个逃荒的，地面上张头儿叫他们在这里。”说着话，打着锣，往那边去了。智爷见他们去了，又在席篓里面揭开底屉，拿出些细软饮食，与裴福二人吃了，方和衣而卧。

到了次日，红日尚未东升，见一群人肩头担着铁锨镢头，又有抬着大筐绳杠，说说笑笑，顺着黄亭子而来。他便迎了上去，道：“行个好罢，太爷们舍个钱罢。”其中就有人发话道：





“大清早起，也不睁开眼瞧瞧，我们是有钱的么？我们还不知和谁要钱呢？”又有人说：“这样一个小伙子，什么干不得，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钱，也是个没出息的。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倒不是没出息儿，只因他叫老的老，小的小累赘了。你瞧他这个身量儿，管保有一膀子好活。等我和他商量商量。”

你道这个说话的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

话说智爷正向众人讨钱，有人向他说话，乃是个工头。此人姓王行大。因前日他曾见过有逃难的小车，恰好作活的人不够用，抓一个是一个，便对智爷道：“伙计，你姓什么？”智爷道：“俺姓王行二，你老贵姓？”王大道：“好，我也姓王。有一句话对你说，如今紫禁城内挖御河，我瞧你这个样儿怪可怜的，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？一天三顿饭，额外还有六十钱，有一天算一天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智爷心中暗喜，尚未答言。只见裴福过来道：“敢则好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只要叫俺的儿吃饱了就完了。”王大把裴福瞧了瞧，问智爷道：“这是谁？”智爷道：“俺爹。”王大道：“算了罢，算了罢！你不用说了。”对着裴福道：“告诉你，皇上家不使白头工，这六十钱必是有的，你若愿意，叫你儿子去。”智爷道：“爹呀，你老怎么样呢？”裴福道：“你只管干你的去。身去口去，俺与小孙女哀求哀求，也就够吃的了。”王大道：“你只管放心。大约你吃饱了，把那六十钱拿回来买点子饽饽饼子，也就够他们爷儿俩吃的了。”智爷道：“就是这么着，咱们就走。”王大便带了他，奔紫禁城而来。

一路上这些作工的人欺负他。这个叫：“王第二的！”智爷道：“怎样？”这个说：“你替我扛着这六把锹。”智爷道：“使得。”接过来扛在肩头。那个叫：“王第二的！”智爷道：“怎

